

民之所需，歌即咏之

——评“唱响北疆”2024内蒙古民歌大会

◎白瑾遥 李树榕



初秋夜晚，凉风吹拂着一座年轻的城市，即位于黄河北上第一道弯的乌海市。

自2019年，内蒙古民歌大会已在此举办4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内蒙古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乌海市委和乌海市政府联合主办的“唱响北疆”2024内蒙古民歌大会于日前又在这里拉开了序幕。大会设有“预热展演——安达组合专场音乐会”“九曲黄河声不息——沿黄九省区民歌展演”“童声传唱，乐享未来——少年儿童畅游乌海音乐会”“如‘七’而遇，相思乌海——浪漫七夕节主题音乐会”“万里黄河披锦绣，多彩奇缘踏歌来”等5个部分。

歌唱家与演唱的民歌数量之多，因时而地所作曲目之巧妙，民歌艺术风格的丰富、歌曲内容与节之契合、歌手与观众交流之生动，横跨黄河两岸共同放歌、放烟花、放河灯的寓意，都是观众喜闻乐见且前所未见的。而主办方和承办方的努力、参与者的热情、民歌的艺术魅力与审美水平，使其受到了极为广泛的关注。

此次民歌大会，既有老百姓耳熟能详却不知其作者和原唱者的经典民歌，如汉族的《沂蒙山小调》、蒙古族的《酒歌》、维吾尔族的《阿拉木汗》、朝鲜族的《桔梗谣》等，有知其作者和原唱者的新民歌，如《康定情歌》《乌苏里船歌》《敖包相会》，还有尊重经典基本样貌，使歌词或旋律或演唱方式具有某些变化的“改编民歌”，如《茉莉花》《四岁的海骝马》《天上的风》等。而40多位演唱者，不仅有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还有赫哲族、佤族、回族、土家族、满族等，他们带着自己“最拿手”的作品，在沙中看湖，湖中看山，山上看城，城中有河的乌海市，于地域性、历时性、民族性、时代性等文化景观中领略自然景观，又在自然景观中感悟出散发着情感温度和思想高度的人文景观。

当题材集中的沿黄民歌展示在观众面前时，九省最具代表性的民歌振聋发聩。带着民歌特有的“具身性”的《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便发人深省——歌词何以不厌其烦重复“99”这样的极限数字？歌手何以不是在唱而是在吼歌？他们何以不惧黄河之水天上来上的艰难险阻？明知黄河有“九十九道弯”还要用尽全身力气“把船扳”？可见，民歌与人的切身感受密切相关，“不喜不悲就不唱”的生命力即在于此。

恩格斯认为，民间艺术（包括民歌）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的时候，能够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民间艺术的使命是使普通劳动者能

够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以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所以，2024民歌大会有关反映劳动的秧歌、号子，反映生活的酒歌、山歌等，但以“巧遇七夕”、倾诉感情的情歌，还是观众最喜爱的。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情歌，几乎构成了相同的爱情心理发展史，从一见钟情的心动到相思之苦的被动；从双向奔赴、同频共振的激动到终成眷属的行动，酸中有甜，甜中有酸。

山西民歌《桃花红杏花白》反映的是小伙子看上一个姑娘之后的心动。内蒙古新民歌《敖包相会》表达的是恋人相约敖包、小伙子久等不见姑娘时，心里的躁动；江西民歌《哥哥不来花不开》则是一个姑娘借助同感联想，将相爱的人与美好事物联系起来的感动；维吾尔民歌《阿拉木汗》，则将思念恋人之苦倾诉得淋漓尽致。

大会上“安·与骑兵”的对唱《红山果》中唱到：“一年前你路过，我悄悄地等着你，你也偷偷地望着我。”细节描写在小说里往往令人难忘，歌词亦然。“南山野花开满坡，你东戴我西躲，你要抓紧我的手……100年也要陪着我。”貌似热恋时甜言蜜语的希冀却折射出古人爱情的忠贞：汉代卓文君“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

离”，是历时代的爱情决心，唐代冯唐的“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则具有白头偕老的共时态意义。于是就有了杨钰莹首唱、轰动全场的《我轻轻的告诉你》。歌词打动人心，音色轻柔飘逸，旋律委婉而深情。所以，当她唱到副歌部分时，观众几乎齐声呼应“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而且通过多次重复，直击人心，继而使其“真”的内涵震撼力，超越了音乐审美的表层，升华到了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

民歌大会入黄河西岸分会场连接环节，上百人的马头琴与小提琴乐队奏响了驰名世界的中国式爱情“经典”《梁山伯与祝英台》。该环节非常给力的是与现场观众的互动。有彝族与满族小伙子新婚的爱情告白，有准妈妈与准爸爸的深情呵护，还有中年夫妇分别用歌声表达的恩爱有加……如此，情，真情，真正的爱情，就从浪漫的虚空中落到了生活的泥土中，6位热心观众的诚挚诉说，让观众在联想中把爱情、亲情、家国情联系起来，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由童声演唱的经典民歌，是大会的又一个亮点。从《我的家乡有首歌》合唱团的服装看，孩子无论哪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从曲目看，有

情感诉求又有思想升华。第一首是传唱近400年，深受民众喜爱的江苏民歌《茉莉花》，另一首，是流传600多年的蒙古族民歌《天上的风》。前者的关键词曾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又香又白人人夸；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看花的人儿骂”。通过传唱者的创造性转化，却变成“让我来将你采下，送给别人家”。把自己的喜悦分享于人，传承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优秀文化传统。清脆纯净的童声音色，既将集体主义思想和“美美与共”的理念深植于演唱者的心灵，又用孩子们天真无暇的微笑滋润听众的心田。“天上没有不散的云雾，地上没有不朽的年华”，这是自然发展规律给予人类认识生命的彻悟。由此，《天上的风》告诫人们要珍惜有限的岁月，不虚度可贵的年华，努力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使古老民歌的哲理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第3首《请到草原来》反映的是民族大团结的主题：“无论天南，无论地北，请到草原来；带上你的热情，带上你的爱，请到草原来。”唱响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实践不断赓续的美好前景。

《红歌串烧》的创意更为独特，童星出身的维吾尔族歌手阿尔法与童声合唱团共同推出3首曲目：《红星闪闪》《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我爱北京天安门》，内在逻辑非常清晰：“红星”是象征，表达了少年儿童传承“革命意志”的决心；“花园”是比喻，反映了新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这3首歌“爱”的对象绝非只是建筑物的“天安门”，朴素的语汇，简洁的旋律，唱出的却是“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内涵。

民歌大会，是强化广大人民群众“歌咏志”的审美实践，无论腾格尔通过《蒙古人》表达的对家乡、对草原的热爱，还是郁钧剑通过《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传递的对祖国北疆的憧憬，抑或是呼斯楞与李德义借《鸿雁》反映的情所系之、心向往之的永远是自己的祖国和家乡，都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而歌唱劳动、歌唱丰收的《沂蒙山小调》《乌苏里船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等所赞美的劳动精神，则是二十大倡导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新精神”之基础和前提。为此，进一步拓展“民歌大会”在全国的范围，使其广度、高度、不断提升，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促进兄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可多得的创举。



生活在阿拉善的邢云坚持散文诗创作几十年，已在区内外刊物发表大量散文诗，作品多次入选《中国散文诗年选》、《微雨漠南》所选是其部分散文诗作。

阿拉善一年四季干旱少雨，著名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横贯全境，放眼望去到处是茫茫戈壁。邢云戈壁百灵纵情歌唱，将大漠独特的情境描绘得雄浑壮美。他的散文诗写辽阔的沙漠，也写出了人心的辽阔。

“风吹过沙丘，一行骆驼远远走来，它们的影子被烈日拉长，脚印转而又被风拂过，了无痕迹。”作者追求一种语言的尖新和柔润，通过语言的高纯度来追求一种诗意的意境。他的散文诗不是简单的叙述沙漠景象，而是赋予其浓郁的象征意义，唤起读者一同进入大漠戈壁、一同欣赏戈壁的神秘。邢云笔下寂寥空旷的戈壁滩总是充满生机，沙漠是“沾满金黄”颜色的，“当沾满金黄的脚踏向大漠之后，一群纯朴的汉子被祖先的血型影响着，脊梁骨儿挺直一代又一代牧人的希望，憨厚的汉子们思绪开始茂密，一眼望不尽的浩瀚里，世界是寂静的，时间也是寂静的。”（《我居住在大漠的语言里》）邢云笔下寂静的戈壁让人感受到希望，充满生机活力。

邢云散文诗是真诚情感的倾注，让日常生活显出生动的趣味。作者在另一组表现沙漠的散文诗写道：“终于，我们的手握在了一起，我们的口吻到了一起。沙漠啊，这是我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一腔真情……瀚海沙漠，你接受了我所有的粗野、失控的躁动，沙粒飞扬，天昏地暗，大方歌声，我从你的歌声中，听出了委婉的表白。”这篇散文诗将沙漠拟人化，运用通感等艺术表现手法，体现了诗的内涵又容纳了诗意的散文化细节。

邢云散文诗意象清晰，引人遐思，思想情感、性格气质、审美趣味清澈见底，题材地域性强，阿拉善的戈壁沙漠、怪石异草、古城断垣都在他笔下充满诗情画意。

胡杨是阿拉善额济纳代表性乔木，每年金秋时节大自然将碧绿的胡杨染成金黄色。邢云笔下的胡杨别具一格，“那些流动的沙凝固了，凝固成一片海，一片固体的波浪”，胡杨作为一种自然之物不会说话，“沙尘暴来了，铺天盖地的沙尘模糊了落日的凄美。胡杨以永久性的悲壮，诠释了忍让的懦弱，以博大的胸怀，拥抱了很多伤心。”作者采用拟人的手法，让胡杨有了动感，胡杨的性格得到形象表现。

“戈壁胡杨不会沉默，当它再次竖起刀戟旗帜，沙尘暴只能与它握手而别。”（《胡杨》）作者对胡杨的隐喻，使它们从一个无机的事物变成了一个有机生命，作者是把胡杨作为一个有灵魂意志、有欲望的有机生命来写的。我们眼前的胡杨是一个个英勇无畏、历经沧桑、刻满搏斗痕迹的战士，那些折断的、干枯的、斜伸的、纹扭在一起的姿态，都在诉说着存在的艰难和抗争的坚韧。作者笔下的胡杨，是面对荒漠孤独无畏的生命象征。此类散文诗占作者创作的一定篇幅，它的魅力是通过作者的感受，在荒漠这一大背景下突出戈壁生命的顽强。

黑城是大戈壁深处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遗址，它刻印着荒芜戈壁沧桑田的故事。《黑城遗址》这组散文诗就像一幅敦煌式的图画，渗透着作者温柔的情感：“一段残墙，已成为沙海中的孤城残址，是历史封存记忆……曲径半掩，廊台凋落，就是那时光在这里增添着愁容，丽人倩影，花香鸟鸣……去的已去，走的无踪，废墟的见证不会为花的红纱巾而起舞，而我早已泪湿愁肠……”这里作者写的是一种孤独的情绪，它的空间意象是黑城的废墟，但面对被数百年风雨侵蚀的城墙，作者完成的不仅是对废墟的凭吊，同时完成了对自身的凭吊。在作者的想像中，人与历史是不能分开的，人就是历史，一切光荣、耻辱、悲哀和快乐都将随时间剥蚀殆尽，这里的寂寞是一种空寂沉重的人生的寂寞。

写戈壁人生境遇也是邢云散文诗的一个题材。如《风中我想起自己的乳名》“许多年来，一直没有人能告诉我，那些清晨一道远行的弟兄，究竟走散在哪里。霓虹灯下我看不见那些波涛，我听不见那些辛酸与泪水，我只认出那个日渐被淹没的行者，仍然是我自己”“在风中，在吹散红颜的风中，当我唯一的乳名清晰而少年，谁还有更多的理由，不静静呆立片刻，为自己的幸福和卑微而流泪。”这篇散文诗把瑰丽多姿的复杂感怀、酸甜苦辣交织在一个很精细的童年生活细节中，这里所感念的显然是“乳名”这一记忆，而是那种两小无猜、真诚朴素的童年情感。对于这种情感的深深眷恋化作了作者对童年伙伴命运的关注，进而又从童年伙伴的命运中隐藏着更深的人生滋味。

生活工作在戈壁，邢云对沙漠戈壁有着很深的感情，正如他在《瀚海沙漠》中写的那样：“托着落日的沙漠浪头凝固了，像是一片睡着了的海，情人的海，我会永远恋着你。”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人马情深

——评许廷旺小说《送绝影回家》

◎云樵

许廷旺新作《送绝影回家》将草原上的人们与蒙古马在人性角度的相依与互通进行了文学层面的深入诠释。骏马“绝影”激化了蒙古族男孩青格力和金帆之间尖锐的冲突，共同的对“绝影”的爱护又使得他们逐渐放下心结，成为真正的“安达”（蒙古语“兄弟”）。

人马深情契合了人与人之间现存的身份、经历和地域的差距。护佑马、爱护马，将马视为真正的伙伴，正是草原男儿共有的精神本色。正如小说中所说：“这是一种只有草原孩子才有的特殊的深情……这种品质不是傻，也不是幼稚，而是一种责任、一种能力、一种感情。”故事中最重要的主人公“绝影”的完美品质配上这份珍视，它浑身雪白，跑起来快如闪电，最重要的是，它性情刚烈，绝对忠于自己的主人。“绝影”正是一种象征，代表着草原上的人们对身边最近的伙伴——骏马的一份情，这份情仿佛一块晶莹剔透的美玉，折射出正直、善良、感恩、诚信等美好品质。

在故事的开头，作者许廷旺将一对小伙伴青格力和金帆因为一场博克而结仇的场景渲染得动人心魄。青格力和金帆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都像两个“极端”。金帆相貌白皙，身材颀长；青格里面子矮小，面庞青铜色，相貌平平。但是青格里知道如何使出化劣势为优势的“四两拨千斤”之力，依靠自己的执着，他终于大胜金帆。在金帆眼中，青格里只是使出了蛮力，逞的是匹夫之勇。接下来，金帆逞能骑上“绝影”，被“绝影”摔下马背，摔破脸颊，却是幸亏有了青格力的扶助，他才免于遭受更大的伤害。出于微妙的报复心理，金帆隐瞒了青格里暗中助他的事实，导致青格里被他的阿爸阿其特狠狠地教训。

博克，这一古老的草原男儿技艺将故事从一开始就推向高潮之余，也展现出整部小说崇尚正面力量量较的游牧美学风格，并将故事的主要矛盾铺陈在读者面前。金帆来自旗县，青格里则是地道的草原男孩儿，两人背后代表了作者精心设计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即真心爱护动物的情感至上原则和将动物视作贩卖资本的商业原则，“绝影”也在爱马者和贩马者的对峙争斗中被动踏上了自己的跌宕旅途。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草原上人与人之间信任与互助模式面临严峻



考验，遭遇到了沉重的打击。

金帆偶然看到的青格里抱起因病而失去行动能力、只能坐轮椅的青松甩进轮椅的场景，阻却了他主动找青格里握手言和的脚步。为了给哥哥青松治病，青格里的父母不得已将“绝影”卖给了马贩子老吴，老吴出于怜悯和同情重病中的青松的心理，也付出一笔足以让自己倾家荡产的不菲钱财。青格里看出了哥哥对“绝影”的不舍，决心寻回“绝影”。偶遇青格里的金帆，也加入了寻找。于是，阴差阳错的，两个存有心结的小伙伴，却共同踏上了护马之旅。在这个过程中，金帆慢慢意识到了自己心胸的狭隘，护马的过程在象征意义上成了两人寻回心灵安宁的路途。

如果说青格里和青松兄弟俩和“绝影”自小相依，故而对其有着不可割舍的依恋的话，那么金帆的自发加

入又是缘何而起呢？作者许廷旺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条以金帆爷爷海勒金为主观视角展开的回忆线索。金帆的父亲金海勒年轻时机缘巧合救下了一匹被狼咬伤的骏马，马驹长大后，成了一匹浑身黑得发紫的俊美马匹，被大家起名为“乌云骓”。金海一家对“乌云骓”的温情爱护，成功驯服了桀骜不驯的“乌云骓”，也拥有了生活中的最得力助手。然而为了给考上大学的金海凑齐学费，海勒金被迫卖掉“乌云骓”。“乌云骓”在被拉走时却选择了跳车，用最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它对小主人最不舍的情怀。海勒金对于这一幕的讲述深深打动了金帆，也让金帆对青格里失去伙伴的心情有了切身感知，使得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地帮助青格里找回“绝影”。自小在旗县长大的金帆真切感受到了“对于马的亲昵”是流淌在每一位草原男儿血液中的情感。

被过去记忆打动的不只有金帆，还有故事中的最大“金主”——城里马场的主人海风。半年前，海风曾高价买来一匹形神绝佳的青马，但青马对草原的思念导致其郁郁而终，这也使得他深切体会到了马与草原的鱼水情谊。面对再次高价买来的“绝影”，海风毅然选择了放手。在海风的帮助下，青格力和金帆等小伙伴们成功化解了唯利是图的老侯、阿拉塔、“眼镜”等人的阴谋。最后，“绝影”安全回家，金帆与青格里漫步夜色之下，互相倾诉着这些日子里各自的感悟，感谢对方的付出，向对方表达着最真诚的歉意。对于金帆而言，这段日子里，他深度接触到了草地生活，也理解了青格里一家对“绝影”为何有着那样浓厚的感情。在青格里看来，他则不仅谅解了金帆，而且第一次真正走进了一直被自己忽视的哥哥青松的精神世界。在青松无法自如行动的日子里，兄弟俩的爸妈忙于生活，对青松疏于照顾，正是“绝影”，日日陪伴青松走到草原最深处，和大耳朵跳兔、老猫、小狐等小动物们进行愉快的交流。青松的寂寞与孤独，是欠缺耐心的青格里从来没有认识到的。这一趟护马之旅，不仅锤炼了两个小伙伴的勇气与毅力，更使得他们对于自己身边最近的人与事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也让他们更珍视真心爱着自己的人与动物。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许廷旺巧妙地使用青格里和金帆各自前行的双线叙事，将人与马、人与人之间的人伦温情置于种种紧张矛盾之上，展现了刚与柔情的互补之美。许廷旺的小说一贯擅长在精心铺陈的悬念叙事中展现力与力的激烈碰撞，而这部小说在延续以往风格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较多对人物心理和人马情义的细腻描摹，部

